

## 写在《文人谈》边上

薛原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被遮蔽的人生。或者换一个说法,借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在海面上的冰山只是被淹没在海面以下的巨大冰山的一角。或许这也是阅读前人无法避免的局限。有限的阅读是幸福的,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往往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的阅读往往会打碎最初阅读带来的幸福——因为或许会看到人性复杂的多面。这或许是夜晚的读书给我的感受。

我读书往往不成系统,纯粹是为了愉悦自己,消磨时间,往往是随手抓一本书随意而读。虽然是闲读,但也有一点相对的主题集中,这就是内容往往围绕现代文人和画家的人生和作品。如果说以前是读他们的作品为主,近些年来则更多的是读一些作品之外的内容,例如他们的传记、日记、书信等等,从这些文人的“独白”里,我读到了人生的况味,更读到了人间世态的冷暖变化,尤其是这些文人在时代风云里的生存和遭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文人的生存各自有着不同的命运,或春风沐雨,或秋寒蹭蹬,或孤灯独守,或开一时风气……

不管如何,这些文人们皆成了昨天的风景,也成了我们阅读的故事。我的阅读是片面的,只留下我的感受,记录下读书时留在书边上的点滴“发现”,往往为读书时的点滴“发现”而体验着读书的快乐。尽管这快乐或许是零碎的片面的不成文章的,但这也正是我辈闲读的乐事所在。

文人们的人生与他们创作的作品相比,往往更丰富,也更有意思。

这也是《文人谈》的由来。

在《文人谈》一书里,关于这些现代作家和画家,对他们的人生和作品,我所写的其实只是我的一点阅读的札记。就像毕加索曾说的一句话:“那些试图解释画的人大多数时间是走在歧路上。”这也可以拿来充当我给自己写的这些关于现代作家和画家的阅读札记的辩护词:第一我没有“解释”他们的人生,第二我也没有“解释”他们的人生。我所做的,只是一个夜读者因一点阅读的发现而引起的联想或说笔记,这种笔记往往也是为了自己的备忘。这种阅读的发现往往是因为一点相关的文字而引起对另外相关的书和文字记录的记忆,将这些相关的文字相互比较也是夜读快乐的一个缘由,也才有了这本《文人谈》。

例如,读《郑振铎日记全编》1957年的日记,尤其是涉及当时对“丁玲陈霞反党集团”的斗争的日记,郑振铎每次参加完在文联大楼举行的斗争会后,都会在日记里记录下,虽然寥寥数字,但却重点凸显。如1957年8月14日日记记录,在文联大楼参加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大会上,发言的很多,“夏衍同志揭发了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愤慨,适夷当场大哭……”读到这句话,我就从书架上抽出楼适夷的《话雨录》一书,因为在我记忆里这本书里收录了楼适夷晚年写的一篇回应夏衍关于此事回忆的文章,文章里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这次会上何以大哭的原因,并质疑了夏衍的回忆。当然,夏衍的回忆录里对此事也是有着不同的叙述。

再如:读扬之水《“读书”十年(二)》(中华书局2012年初版),扬之水记1991年12月28日到赵萝蕤家拜访:又说起近来对某某的宣传大令人反感,赵萝蕤说:“我只读了他的两本书,我就可以下结论说,他骨子里渗透的都是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那种搞冷门也令人讨厌,小家子气。以前我总对我爱人说,看书要看伟大的书,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耍小聪明,最没意思。”读到这里不能不引起联想,扬之水日记中这个隐去名字的某某是否就是钱锺书呢?据说钱锺书小说《围城》里唐晓芙的原型就是赵萝蕤。赵萝蕤是当年清华园里的校花,追求者众,但赵萝蕤最终选择了陈梦家,问她何以嫁给了诗人陈梦家?她说因为陈梦家漂亮。

将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描绘和印象相对比来读,其中况味正是夜读的乐事。我的阅读与写作基本上都是遵循这种因夜晚的闲读而引起的一点“发现”的愉悦,有时候也会有跨越时空的会心一笑。将这样的“发现”记录下来,或许也是一种在书房里发呆的生活方式吧。



《文人谈》  
薛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生命,一面竞争一面携手

禾刀

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提在《生命简史:地球生命40亿年的演化传奇》开篇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假设地球的历史是一张表盘,那么‘蓝绿细菌’大约在凌晨2点出现,无脊椎动物差不多在10点出现,而人类就像灰姑娘突然想起舞会要结束一样,在午夜12点前1分钟匆匆出现”。当然,人类也不必太自惭形秽,从诞生第一个生命至今,地球上曾多次出现过类似恐龙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统治者,但在人类以前,这些统治者无不以饱食终日为目标,只有人类,才会跟随自己的智慧,开启生命源头的艰难求索。

本书中,福提一路追寻三叶虫的足迹,从寒冷的北极圈到澳大利亚中部的荒漠,从美国内华达沙漠到泰国的达鲁岛,从智利到中国再到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跑遍了世界五大洲,用化石为读者描述了40亿年地球生命传记,进化、生命大爆发、生命大灭绝、恐龙称霸、古猿出现、人类诞生……

相较于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瓦尔·赫拉利那本火爆的《人类简史》,福提的这本《生命简史》则显得更加高大上,其语句精练和富含的哲理当是赫拉利无以比肩的。福提认为“在历史上的争论中,虽然妥协式的回答经常被最终证明是最接近真理的,但如果没有极端的知识假设产生,新知识就会减少”。人类发展始终深陷于这样的悖论困惑之中,“极端的知识假设”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其对真理的日臻完善可以起到明显的倒逼作用。

福提的思维视角极具多样化,许多时候他并不像尤瓦尔那样,只是站在人类视角去思考问题。人类之所以视人类至上为不二的自然法则,只是因为人类暂时占据大自然的食物链顶端。抛开人类视角,也是抛开人类至上的私心,或者可以这样问,站在整个生命体系的繁衍角度看,人类自诩的人道主义对于其它生命体是不是野蛮与残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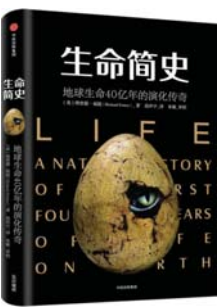
同尤瓦尔一样,福提并不认为人类与其它动物有什么不同,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轻易地回避和低等无脊椎动物间的亲缘关系,因为我们的分子结构不但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牵出了我们曾经对同胞犯下的罪行”。在今天人类的主流话语体系中,谁要将他人与动物归为一类,无论哪种文化,均会被视为大不敬。但如果跟着福提一起回到生命之初想必会有这样的顿悟,所有的动物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生命源头,“天下生命本一家”,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围绕生命起源问题,先知们提出了大量假设,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地求证。生命到底是陨石带来的一次小小意外,还是达尔文设想的那种“原始汤”,抑或是二者共存呢?这是科学家的未竟之问,逐渐清晰的结论是,生命最初,地球根本就不适宜今天绝大多数生命的生存——高温,还有空气中的硫含量奇高,反倒是最初的那些细胞不仅视高温为“宜居”,还厌氧。生命就是这么有趣,40亿年前地球生命最适应的环境,居然被今天的绝大多数生命体视为“禁区”。

生命环境的反转,其实也是生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就是从人类演变角度看,今天的人类与祖先也有着诸多不同,无论是智力、骨骼、身材还是寿命。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万物中站起来,根本一点正是在于对环境的适应。福提认为,“任何生物所经历的重大转折都发生得极为缓慢,而且越深刻的改变越要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这其实也是一种不比赛的比赛,在这种漫长的角逐中,当初被恐龙等猛兽视为美餐的人类终得以幸存,这不是偶然,也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类努力适应大自然环境的结果。这其实正是一种竞争。

从整个生命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的胜出也存在太多的侥幸。在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大陆时,人类在万物中表现平平,说是饥寒交迫并不为过。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大型哺乳动物陡然消亡,疲于奔命的人类很难栖地而居,更别说所谓的城邦,还有农耕文明。

人类到底只是地球生命体的一个转瞬,还是从此代表地球生命体的最高文明,现阶段取得的这些成绩并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回溯40亿年的地球生命历程,竞争与意外始终并存,许多时候,像外星撞击、地壳运动、气候变化等确实左右了生命竞争的结果。40亿年的历史也形成了一条极其宝贵的生命发展经验,即正是因为生命的多样性,地球生命才可以在彼此依存中走得更远,这或是我们阅读本书的最大收获。



《生命简史:地球生命40亿年的演化传奇》  
[英]理查德·福提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辑推荐】



《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  
邵燕君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随着网络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新词语”出现在网上、社会生活中。《破壁书》书名寓意即打破文化、代际交流次元之壁,作者将这些词语整理成书中的二次元宅文化、同人文化、耽美、网络文学、游戏、社会流行词等6个单元245个核心词,对其来龙去脉、语境用法、文化含义进行梳理和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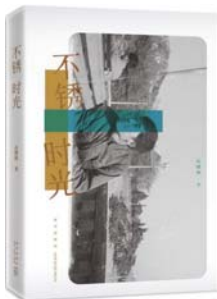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  
唐克扬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洛阳,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都市之一,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在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唐克扬的笔下,北魏洛阳这座数度毁于兵灾战火的都市被还原和重生,街巷相通,人声鼎沸,最后的时光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纸上。这不仅历史,也不仅是建筑,它们更是人的故事。



《本源》  
[美]丹·布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的最新作品。小说以兰登教授以前的学生埃德蒙·基尔希的一段演讲开场。埃德蒙发明了一项神秘却可能改变人生的新技术,可解决全世界迄今面临的一些难题,然而埃德蒙的发明却因为他的被杀而凭空蒸发了……



《不锈钢时光》  
任曙林 著  
新星出版社

作者在书中袒露自己的青春与摄影之路:特殊年代的学生岁月、摄影的启蒙与摸索,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下海后的迷茫与顿悟、与父亲既简单又复杂的感情……敏锐捕捉那些胆大妄为的勇气、隐隐的愧疚与不舍、当头一棒的顿悟,正如我们曾经走过的青春。



《无人幸免》  
[加]奥马尔·阿卡德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大胆想象了一场美国的噩梦。2074年美国南北开战,6岁的萨拉特成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在难民营里,生死别离接踵而至:12岁,母亲死于屠杀;17岁,姐姐死于轰炸;哥哥下落不明;在2095年战争结束的庆典上,已成为恐怖分子的萨拉特带着新型病毒引发瘟疫。



《家园:生态多样性的中国》  
刘娜 等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为同名自然纪录片的相关书籍。每一种生态系统都有独特的生态秩序,书里的一个个生命故事,不仅教会我们用敬畏的眼光礼赞自然,用平等的视角亲近野生动植物,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启示,也展示了中国极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